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蛮荒之吻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蛮荒之吻

[法]克利奥

宋春丽 译



第一章 十九岁的感觉

屋顶上挂着一个着葱色叶瓣的花状灯，温柔的灯光照射着整个温室，温多琳正偷听着她哥哥和一位宴会来宾的谈话。

她明知她不应这样，这不但是不礼貌的举止，并且她也常被告知，身为女性不该对男人们谈话的内容太感兴趣。但是，他们的谈话却如磁铁一样吸引着她，温多琳好奇难忍，藏在一棵棕榈树的阴影处，注意听他们交谈着。

“考虑一下吧，我可爱的小伙子”，乔纳森说。“收集那些东西将会带给你卓著声誉。自然历史博物馆已为此赞助了我们一些钱，然而我们还差一部分，你清楚吗？我们应怎么办呢？你的钱和我的经验，肯定是一次美好的合作。”

温多琳听见她的哥哥哈哈大笑了起来。“在这才几个月，你又着急地想去探险啊？我敢保证非洲对你来说像急需吸食鸦片一样。唉，无论如何说，前景倒是满诱人的。我始终想去非洲旅行一趟。我再想想吧，我会在周末以前告诉你结果的。行了，不要再谈旅游或资助之类的事了，现在是温多琳的生日，她会埋怨我一人独占你的，让我们去参加她的生日宴会吧。”

穿过铁窗上的玻璃门，传来了专门为晚会而请的四重唱歌手们声嘶力竭的歌唱声，空气中漫布着一股淡淡的兰树的胡椒味。温多琳尽量向前弓着身子，只听乔纳森笑着道：“啊，饲的。温多琳。爱德华，我十分欣赏你妹妹，假若你不介意我直说，我觉得她已是一



位引人注目的完全成熟的女人了。我们这个阶层的许多女人与她相比，的确索然无味，黯然失色。温多琳十分聪明，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她非常有才华，她画的画简直棒极了。”

“好了，好了。爱德华不悦地说。“不要告诉你你认为她非常有才华。你好像以为她的固执是一种美德似的。她有一点感情过度丰富，家父害怕这有损于她的健康。”

在他们离去以前，温多琳还愣在原地呆呆地想着乔纳森的话。她非常诧异乔纳森谈论她。他只来过赫尔顿庄园几次，每次都显得非常冷淡。虽然她知道他是一位探险家和人类学家，他却有着可怕的名声，她压根想不到他会注意到她。

她轻轻地扒开了棕榈树的树叶，身体再往前凑近了一点，透过树叶的空隙，认真地端详着这位身材魁梧，体格健美的男人的面庞。乔纳森的侧面在标黄色灯光的照射下，像镀上了一层金粉。他黑黝黝的皮肤、认真的表情，使他显得有些冷酷，尤其是颈上的那道疤痕，更让人感到有些异乎寻常的危险。

温多琳一点也不觉得喜爱哥哥的这位朋友。他看上去不是老实的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的味道，然而无法否认他是她目前遇到的最有趣的男人。他叛逆地留着长发，并象哥常水手似地把头发扎成一束，系在脑后。他身着缎子领的如制服似的厚黑呢衣，这是上好的毛料，做工也十分考究，看上去非常合身。他身上的马甲却使人觉得他有些爱慕虚荣；马甲的口袋处总是绣着花或是绣有金线。

他总是使人猜不透。他走路的姿势也非常特殊。他的动作既优美又咄咄逼人，然而却是悄无声息的。有好几次，当乔纳森像幽灵似地出现在她的身旁时，她都被吓得半死。仅有那么一点儿的古龙香水味才让人察觉他已近在身边了。

每当她为此想发脾气时，他就诤然一笑。



“我为我的鲁莽向您道歉。”他说道，然而他说话的语气又让人觉得他压根没有道歉的意思，倒像是有意逼她似的。“同女士在一起时，人往往会变笨。我怀疑我在非洲逗留的时间太长了点。那儿的生活和这里有很大的区别。”

一回想起上次谈话的内容，温多琳就激动不已。想到非洲的粗野、原始的美，还有那里的土著部落，她就激动得难以安静下来。

此时，一阵嘈杂声传了过来，打断了她的思路。她只好飞快地走出了温室。在房前的草坪上，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桌面上铺着亚麻制的桌布。桌上摆满了冷盘和热菜，有烤肉、炒蛋、蜜饯和甜点等等。

女士们全穿着丝绸裙衣，男士们都穿着笔挺的晚礼服，大家手捧酒杯，围坐在高坛旁，一边喝着美酒，一边谈笑着，很多女士头上饰有美丽的羽毛，身上佩戴着名贵的珠宝首饰。

“恭喜。恭喜。”当她飞速走近一个她父亲生意场上的朋友时，这人赶忙道贺：“亲爱的，十九岁的感觉怎样？”

“太令人高兴了。谢谢，谢谢您的光临。”温多琳面带笑容，非常有礼貌地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向人群走去。

她一面走进人群，一面冲着向她祝贺的其他客人频频点头微笑。此时，播放的乐曲又转为了一支华尔兹舞曲，男客们纷纷邀请各人的女伴，双双步入草坪中间，开始翩翩起舞。主楼的灯光从敞开着的法式窗门里铺撒而出，在灯光的映照下，丝绸及珠宝都发出夺目的光芒。

这个晚会是特地为了她而开的，是为了庆祝她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的，然而温多琳全然不在乎它，仿佛晚会不存在似的。

她心里这时正涌起一种怪异的感觉，一半是兴奋，一半又是担心。

她从爱德华自负的言辞中，听出爱德华将会同意给予乔纳森



经济上的援助，而让乔纳森成功去非洲旅行。爱德华十分佩服他这位臭名昭著的朋友，乔纳森自从把印度淫秽诗译成英文后，名声反而更糟。

爱德华私下渴望摆脱这种平常的世俗生活，而来点有趣的、带些刺激的生活。温多琳对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十分同情。他们家的布匹生意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财源正滚滚而来，所以对爱德华这样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已没有很大的刺激性了。

温多琳认为她自己非常理解她的哥哥，他俩有许多十分相像的地方，而对于这一点，她哥哥本人压根不清楚。她知道爱德华的很多的个人隐私，有财务上的啦，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等等。还有件事不可以让爱德华知道，他知道后，他心里肯定非常不舒服。她尽量不想让爱德华发现她已知道他那个内心秘密。

噢，的确，爱德华将要和乔纳森、克本顿一同去非洲旅行。温多琳暗门也下了一个决心，并且这决心将完全改变她一生的命运。

她决定和他们一同去非洲。

夜色更深了，晚会的最后一位客人也晃悠悠地离开了草坪，进入特地为他们准备的客房，温多琳却依旧想着自己的心思。

因为温多琳是女性，再加上她的社会地位，想到非洲冒险，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从未这样焦躁渴望地想去非洲。这是她向往已久的一件事，她始终在等待着机会。如果能去非洲一趟，她就没有在这世上白活。

她此刻既不知怎样去说服爱德华带她去，也不知怎样说服父亲答应她去非洲。

然而她会设法找到解决的办法。

第二天早上，还不到六点钟，她就起了床。大家都没起床，只有厨子和女仆们起来了。

温多琳迅速地穿戴着，她卷曲的红棕色的头发上边扣着一顶



饰有褶边的帽子，她看着自己的衣裙上边，她老是够不着肩膀后侧的那粒扣子，然而也不想请阿格尼丝帮她扣好，温多琳匆忙地披上一条丝质围巾，随手在胸前打了个结。

接着，她拉了拉裙角，上下打量了自己一眼，飞速地穿过走廊，走下了房子后边的楼梯。厨房里传来了茶壶和煎锅的乒乓声，然而整栋房子静静的。温多琳悄悄地推开客厅的门，朝里边窥视着，啊，不出所料，海蒂正在里边呢！

海蒂正要点燃壁炉里的火，一抬头看到温多琳走了进来。她慌忙站起来，用围裙擦了擦自己的手，满面含笑地行了个屈膝礼。

“小姐，早安。你的确起得很早，想去拜访谁吗？”

温多琳笑道：“你不要再装假了，你清楚地知道我要找的人正是你。”

海蒂褐色的眼睛睁得圆圆的，一副纯真可爱的样子。她头上有一顶亚麻色的帽子，额前留着一缕些许卷的淡黄色的刘海。

“小姐，我可以帮你什么呢？”

“我想要你告诉我，爱德华是否昨夜又溜到你的房间？”

海蒂避开自己的月光，眼睛看着别处。她是一位朴实的带有乡村气息的漂亮女孩。她的脸慢慢变得绯红。

“噢，小姐，你不应总是问我这些事。”

温多琳挺直了腰板，一字一字地说：“你希望我把那些事告诉我继母吗？”

“你在开玩笑，是吗？我会被马上赶出这栋房子的，我又必须回到乡下种田去了。”

“那你就详细地讲讲吧！”

海蒂搓着她的双手，低头思考了一会儿，接着抬头看着温多琳，微微地点了点头。

“小姐，他的确来过了。”



“我也这么猜测的。早餐后你到凉亭来见我吧!”

海蒂扬起下巴,“小姐?”

“认真回忆一下,海蒂。我想了解每个细节,你听见我说的话吗”我要你如实地告诉我你和爱德华在一起都干了些什么。

当海蒂还未回过神来时,温多琳已迅速的离开了客厅。

乔纳森在才苏醒过来的花园中散步。

早上空气清新,其中含有一股新鲜的略带潮湿的泥土的清香。这是一条两侧长有小草的小路,路两边还长着繁茂的低矮的灌木丛,树丛下行很多野菜,开着各色的小花朵。一些爬藤类植物环绕着灌木丛的树枝上,藤上开着紫色的花朵,如一个个的花环。乔纳森猛地吸了一口这带有清凉绿意和淡花香味的氣息。

如此令人心旷神怡!当你在尘土弥漫的非洲村寨散步时,你总会认为缺少一点什么。

他好像生来就属于非洲大陆的人。一想到非洲,他就激动不已。爱德华必须帮他解决这次新的旅行的经济困难,他肯定会帮忙的。乔纳森一天也不愿多留在英国,他越想早起程越好。虽然去非洲已成事实,然而船还需检修。

他会心地笑了,似仿佛又看见了温多琳藏在温室里偷听他和爱德华谈话的那一幕情景。如果爱德华知道她躲在棕榈树后偷听他俩的谈话,肯定会气急败坏的。

温多琳就如一个谜。她富有,被人骄宠惯了。她拥有惊人的才气,而且放荡不羁。噢,他怀疑爱德华和他父母是否清楚这点,乔纳森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他相信自己看人的直觉。他禁不住笑出声来,她将会令华恩斯威尔一家人担心的。

他非常奇怪他们为何不早些把她嫁给那些受人尊敬的有钱商人。那么,也许是他们的眼光太高了,打算把她嫁给一位男爵或是伯爵。



假若时间再长些，乔纳森或许会更了解温多琳。说心里话，温多琳本人或许并没觉得她正像一枚待人采摘的熟果。她的漂亮，她的聪明伶俐，以及她的活泼的性格，使她更具魅力。

乔纳森心中不觉一动，他不敢想像温多琳会放任自己成为任何一位男人的玩物。他忽然醒悟到他确实想从她身上获得更多的东西。她是那种使男人痴迷且难以忘怀的女人。

乔纳森想到自己是一个性经验的冒险者，心里一时不能平静。他在非洲的冒险历途中，许多女人满足了他的生理需求，然而他直利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位女人是他真正所需要的。在非洲的一些部落中，他们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风俗习惯，他们可能会将自己的妻子送给那些喜爱他们的客人，让妻子陪客人睡觉。

他一生中，也和各种欧洲女人发生过关系，她们有的是战士的妻子，有的是外交官的夫人，甚至还有传道士的妻子。他非常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温多琳，她肯定会感到非常有趣，或许会有点诧异吧！”

不经意之中，他走到了一片开满鲜花的藤架下边，他又一个人笑了起来。在以前的这些年里，他来过几次华恩斯威尔家的庄园呢？算一下也应当有六次了吧？他亲眼看着温多琳从一位幼稚的小女孩长成为一位文静的、自信的年轻姑娘。但是，他又怀疑，她是否注意到他的存在呢？

他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在她眼中，他肯定像位长辈了

此时，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他这才记起他还未吃早饭呢！他应该吃早饭了。英国乡下的早餐非常丰盛，有卤腰子、熏肉、煮鸡蛋等等。

华恩斯威尔一家同样不可以怠慢他们的客人，他早被一位女佣礼貌地叫醒，随后，她递给了他一壶咖啡和奶油。



他转身往回去的路上走着。此刻还是别去想快乐的华恩斯威尔小姐吧。计划这次旅行得耗费不少精力，起码要几星期的准备时间。要准备旅途中所需的各种物品，还要选择合适的日子出发，由于华恩斯威尔一家拥有自己的商船，因而船是不成问题的。他还必须给他们打算访问的各地的统治者写信。接着，他将去非洲整整半年。

他尽量想让自己不去想温多琳。当他正能够撇开她时，恰在此时，他看见了一个苗条的身影正向花园的那边奔去。

温多琳？他保证那就是她。看样子，她正赶往某处。

乔纳森不加思索地加快了步伐，尾随着她。

当海蒂出现在那条通向凉亭的小道上时，温多琳已坐在座四周有篱笆的凉亭等候她了。

海蒂在凉亭旁定了定神，喘了喘气，溜进了门里。她已换掉了她的围裙，上身一件高领女装，下身穿一件深蓝色的裙子，头戴一顶草制的无沿女帽。一缕顽皮的金色头发从帽子里跑了出来。

温多琳高兴地笑了，海蒂的头发总是不听话的。

“有人看见你离开家吗？”她匆忙问。

“小姐，没有。我再看看，肯定一下吧。”海蒂到门边，向外张望了一下，接着关上了门，她说：“噢，小姐，我不应当来的。这不好。”

温多琳讥讽地笑了起来，并微微鼓掌，说：“海蒂，你的表演简直妙极了，你能够骗到别人，然而我知道你对我们这次私下会面很开心。”

直到这时，海蒂才诧异地发现温多琳手中正握着一根马鞭，它的一半被温多琳的裙子挡住了。海蒂诡异地笑了笑，牙齿紧咬着嘴唇。

“这不是真的。”她小声地说：“小姐，你的确太谨慎了，没人想到我是来看你的。”



温多琳向前迈了一步，她手中把玩着这条马鞭，恐吓道：

“我不想使用鞭子，然而我要知道所有的细节。”

“小姐，好吧。”海蒂顺从道：“我从哪里开始？”

“告诉我爱德华进你房间时，你正在做什么？”

海蒂犹豫不说。

“快些开始，你得告诉我所有的事情。记得吗？你每次最后都会服从我的。”

“我……我正在夜壶上边小便。”海蒂停住了话，不自觉地盯着地面。“噢，快讲下去。”海蒂催道。

“我不想讲，它非常下流的。”

“现在快讲！温多琳严肃地说：“你明白我想知道什么。快讲给我听听，我要知道每一个下流的细节。爱德华做了些什么？是否他恰好当时走了进来，并看到你在解小便？”

“是的，小姐，不偏不倚。我恰好……恰好把内衣捋到腰部以上，正蹲着呢。这时，爱德华就溜了进来，而且说：‘不要站起来，海蒂，你接着小便吧，我没关系的，我等等你。’他站立一边，静静地盯着我。他的脸涨得通红，而且不断地用手揉搓他裤子的裤裆处。

“你听了他的话吗？”

“我不能不听他的呀，你是清楚的，他发起脾气时，实在像吃人的魔鬼。”

“他还说什么了？”

“是的……。”海蒂又停了下来。

“行了，讲给我听听，你不要担心我会被你粗俗的下流话吓倒。”

海蒂慌忙说：“他……他说我有一对那样可爱的大屁股啊，小姐，我已经说很多了，是不是？我不应当告诉你这些的。你是一个有教养的小姐……”



“海蒂，不要为我担心，”温多琳兴奇地说：“我实在弄不懂小姐们为何总被认为是弱不禁风的人，她们要行为得体，并且对于自己生理上的一些举止要清白。爱德华也总是说，假若我老是四处乱逛，老是问很多问题，我会伤害自己的。实在是胡扯！我像匹马一样健壮。”

海蒂哈哈笑道：“的确如此，小姐。”

温多琳气愤地说：“为什么，你们乡村长大的女孩子整天劳动都不会伤害身体？并且你们对男女私情非常清楚，为什么对你们来说事情就不同呢？你得把你所知的东西统统告诉我。除了你，还有谁可以告诉我这些事呢？”

“没有别人，小姐。只有你的朋友海蒂。”

“好了，别再说了。不要再反对了，快告诉我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海蒂双眼发光，激动地告诉温多琳，爱德华紧接着猛地把她推倒在她的小床上，飞快地把她的衣服脱到颈部，狂热地吻着她，使劲地揉着她的乳房。

“他也使劲地吸吮着我的奶头，他就如一头饥饿的小牛犊。”

温多琳心跳加速。她感觉有点激动和兴奋。“那感觉如何？你愿意他这样吗？”她问

“我感觉全身暖洋洋的，同时有点兴奋。他的双唇又热又湿，他的舌头轻舔着我的皮肤。”

温多琳咳嗽了一声，她有点口干舌燥，“然后呢？”

“小姐，你都清楚的。我从前告诉过你的。”

“再讲给我听听，他是否……分开了你的大腿？”

“没有那样直接。他吻着我的腹部，用鼻子轻柔地来回摩擦…

…”

温多琳的脸“刷”地变得绯红。她总是不停地问海蒂与爱德华



做爱的细节，她偶尔希望自己能如海蒂同样生于农家，那么她能够随心所欲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然而，像她这种身份的女人，是不可以想这种事情的。更不用说对这种事表示兴趣了。所以，她对男欢女爱毫不清楚。海蒂于是成了她这方面知识的老师。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整理一下胸前的丝绸围巾：

“海蒂，我没事。你接着说吧！”

自从海蒂第一次告诉温多琳她的性经历以后，温多琳对性交过程已有了一种了解了。但是，这次却是温多琳第一次得知孩子是如何产生的，她从未想到男人和女人做爱时应该采取避孕措施。她真的不知道能够这样。

海蒂坐在一把藤椅上，差不多整个讲述完了上次的性交过程。“没有任何好讲的了。爱德华整理好了个人的衣服，我也擦干净了自己的肚皮上的那点污秽，接着就睡着了。”

海蒂又兴奋地说：“爱德华同意从非洲给我带一件礼物。”


这最后一句话恰好触动了温多琳的思绪，她向后用手梳了梳头发，诧异地发觉自己前额满是汗水。这么说，不出她的所料，爱德华已决定赞助这次旅行了。几周后，他和乔纳森将离开英国，前去非洲这块诡秘的黑色大陆了。

仅仅这名字就使人无限幻想它是怎样的惊险及有着何等美丽的景象。啊，她将画出如何一幅壮丽图画！她一直盼望可以在她的画布上涂上鲜艳的紫罗兰，橙色和猩红色，而并非目前英国风景中的淡绿色。

她得和他们一同去。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她忽然想出了一个可以说服爱德华带她一同去非洲的办法了。

“海蒂，”她一边想着一边说：“我要你为我做些事！”

海蒂听温多琳说完她的打算后，一下子惊呆了，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小姐，我不可以那么做，绝不能够的。”海蒂说：“这不好。这比告诉你我与爱德华的做爱过程还恐怖。”

温多琳自信地微笑着。海蒂一开始总是不同意的，然而每次最后总是屈服于她的坚决要求之下，此刻她得让海蒂清楚自己的决心。温多琳又重复了一遍她的计划，让海蒂清楚究竟她需要海蒂做些什么。

然而今天这次，海蒂似乎铁了心，如何劝说都不行，她恩威并重地恐吓她，应允送给她礼物，她就是不答应。

“很好，”温多琳气愤地说：“你现在就走吧，永远离开我。”她肯定不放弃这次旅行计划。机会就在眼前，海蒂应对爱德华实施影响，接着通过爱德华说服她的父母亲。没有一位女仆可以阻止得了她去获得她所要的东西。

“海蒂，你得按我的要求去做。无论你答不答应。”

温多琳有意地捋起了袖子，死死地瞪着海蒂固执的脸。她有多种办法逼她听从的。

“站起来！”她要求道，她用鞭子打打自己的裙子。“趴在那张桌子上，并掀起你的裙子。”

海蒂倔强地神态没有了，她担心地看了一眼温多琳。“小姐，你不要。噢，请不要如此。”

温多琳不容海蒂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她马上动起手来，她的心呼呼直跳。她不喜欢体罚仆人，然而她不能容忍海蒂抗拒自己的命令。

她使劲地把诧异的海蒂推到藤桌边上，让她双手趴在桌上，海蒂使劲地挣扎着，一面不停地辩解着。

“你敢再动！”温多琳气愤地说：“掀起你的裙子。快些！”

海蒂犹豫了一下，接着她很不情愿地捋起了自己的裙子以及衬裙。此刻，映入温多琳眼帘的是她洁净的白棉布内裤，还有那浑



圆的臀部，和健美的大腿。海蒂不甘心地嘟哝了几声，仿佛不相信所发生的一切。

“小姐，我什么也没做错呀，请不要！噢，请你不要打我。”

温多琳无声地举起了鞭子，对着她摇摆不定的屁股就是一鞭，海蒂痛喊叫了一声，温多琳又快速地抽了她三鞭。

“不要叫出声来，”温多琳凑近海蒂的耳旁，咬着牙说：“假若有人发现了我们，还要解释老半天，而你肯定会吃亏的，你明白吗？”

“噢，小姐，请不要……”海蒂乞求道。

“你答应我了吗？”

“我非常想帮你，真的。然而这件事我不可以答应。这件事不对……”

“好吧！”温多琳一把扯下海蒂的内裤，海蒂光洁的屁股露了出来，接着温多琳又快速地举起鞭子，一鞭接一鞭地抽了下去。

温多琳每抽一鞭，海蒂都要疼痛地扭一下屁股。鞭子在空中呼啸着落下来时，海蒂的屁股都在左躲右闪地想逃避鞭子。温多琳的左手使劲地压住海蒂的瘦瘦的背部，不让她的身体动来动去。

她的汗水布满全身。温多琳喜欢拥有权力，她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

看见海蒂无助的样子，温多琳心中就泛起一股热流。海蒂滚圆的屁股上有条条紫红色的鞭痕。温多琳听见鞭子落在海蒂结实的肌肉上的清脆声，她就感到一阵喜悦。温多琳高兴听到海蒂无助的呻吟声，海蒂压抑的疼痛的哭喊声，以及她不幸的哀求声。她看到海蒂痛苦的脸上挂满了泪珠时，更为欣喜若狂。

她内心深处忽然感到了一丝惭愧。她正在干什么呀？她没有权力强迫海蒂就范。她停下了手，一下把鞭子扔在地上。她正要请求海蒂谅解时，海蒂这时却低声哭泣道：“好了，不要打我了，我同意的要求，我一定帮你的。”



胜利的甜蜜感冲减了温多琳刚才的羞愧的心情。她又开始算计。她的计划已实现了一部分了。她慢慢地帮海蒂拉好内裤，盖住已被她抽打得肿痛的屁股。接着，她扶着海蒂站直了，放下她的裙子。最后，她抱着海蒂，轻柔地抚摸着她满是泪痕的脸庞。

此刻好了，你这个蠢笨的小骚货，你早答应我多好，你就不必受罪了。你知道假若我得不到我要的东西，我是不顾一切的。亲爱的海蒂，我并非真的想伤害你，我太爱你了。

温多琳吻着海蒂的面庞。海蒂湿漉漉的脸庞像丝绸一样光滑。她的眼泪有些咸味，身上有股淡淡的柠檬香皂和薰衣草的清香。

温多琳对自己刚才粗野地鞭打海蒂有点不解。刚才对海蒂的体罚与此刻的再次和好，带给她一种意外的快乐。

她亲热地抱着海蒂，享用着其他女人屈服于她的欢乐。令人怪异的是，这种惩罚仿佛使她们的友谊又进了一步，这或许是她们此刻共同拥有一个秘密的缘故吧！最后，她松开海蒂，热情地拉着海蒂的手，对她友善地笑着。

海蒂眨着大眼睛，笑着说：“小姐，这下好了。事情全顺利解决了，而且我也不是首次挨打。”

“亲爱的，我非常对不起你。我不知应当说什么才好，从前谁还打过你？是你父亲吗？”

“小姐，不是我的父亲。”海蒂羞涩地说：“以前有一位乡村小伙子，他为了得到我，用手掌打过我的屁股，我喜爱赤身裸体地躺在干草堆上。让他用手打我的屁股。这种感觉怪异，像……像撒上芥菜的烤牛肉的滋味。”

14 温多琳绿色的双眼瞪大了。“你的意思……你爱他打你的屁股？”

海蒂微笑着点点头。“在一定程度上说我喜爱这样的挨打。开



始感觉非常疼，接着就有一种温暖的、兴奋的感觉。”她得意地扭了扭身体，似乎表明挨打使她感到很快乐似的。

海蒂安静地弄平了裙子的皱摺，接着把那缕不安分的头发塞进了帽子里。温多琳实在非常惊诧。

海蒂嘟嘴道：“小姐，你看上去挺惊讶。恕我直言，有关男女之间的事，你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你应当拥有一位情人。你真应当试试，我能够教你如何开始……”

“海蒂，不要再说了。你此刻已非常骄傲！”温多琳声色厉声在她地说。

有那么一会儿，似乎她们的地位颠倒了过来。海蒂是那样地经验丰富，温多琳却如一位对男女之事一点都不懂的孩子。温多琳认为自己的威信有所减弱，她心中有一点不悦。

海蒂低头说：“小姐，非常抱歉。”

“好吧，你可以走了！记住你的职责。”

海蒂走到凉亭门口时，她有意放慢了步伐，摆出了一种放纵的姿势。温多琳感觉她的情绪变化太快了。她有时天真得近乎于孩子，然而话又说回来，她是一位非常性感的女人，不管从那个角度看，海蒂无疑是十分吸引人的。

温多琳为事情的成功解决而松了口气。她们这次谈话内容比从前的更加刺激。她看到海蒂走过了那条小路，眼看马上转弯时，她赶忙大声叫道：“别忘了我们的协议。”

海蒂转过头来，顽皮地用手指着自己鼻尖，高兴地说：“记住了，今天夜晚。”

乔纳森等到温多琳偷偷地溜出了凉亭走了很远后，才离开了凉亭。

他已听到了她们特别计划的内容。如果温多琳的脸一直对着他，那么他就能听到每一句话了。温多琳的秘密勾当如此恐怖？